

新
序

五

新序卷第九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善謀

公不聽管仲盟江黃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公不聽管仲盟江黃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盧虢皆小國也虞有下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

車九

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廐置之外廐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胥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

號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
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
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
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官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
之佐戰國兼并之臣也若官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
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
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
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
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燭之武許諾

九

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
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鄰也鄰之
疆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
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
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
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
晉願君圖之秦伯說引兵而還晉各犯請擊之文公
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
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
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

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困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為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

序九

四

馬與險而虞鄰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異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賈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百姓

罷勞怨懟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子弃疾作亂靈王
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
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閭大
之甚勇之為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
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
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
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與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
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
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
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

卷九

二

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栢
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
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
於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
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
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
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
獨知之慮者必見誓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
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更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臣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今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王之王也不循古殷湯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

公當時取疆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
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滿山
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相
繼絕而霸秦項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
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
伐蜀以為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
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使司馬
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以伐蜀張子曰
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衛善楚下兵三川
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商鄭秦攻

卷之九

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
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
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
之國而戎狄之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
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
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
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疆
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
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
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豺
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

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彊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今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黃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主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

酸棗虛桃仁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

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史作蒲衍首垣以臨

仁平丘黃濟陽甄史作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史作磨之

北注之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

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

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

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

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

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喻次之禍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

卷九

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從而伐

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爲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智伯

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

畔之殺智伯瑤於叢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

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

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

躍躩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

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

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

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

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杜榷壞

宗廟墮剝腹絕腸折顙摺頸身首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臣束子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海者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齊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

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

史記作南面攻楚

泗北必

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為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山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候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寒心許陽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

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二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
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桎史作經兩
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
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
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
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彊秦之兵。黃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
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東甲而赴之。樓昌曰：
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為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
為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
破王之軍乎？不耶？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

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
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
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
君為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
平陽君為構，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為如何？對曰：
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
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
以趙為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
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
邯鄲為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
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

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愛主而不
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
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
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
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
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與令
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
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
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
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爲
足下解負親之攻關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

序九

取攻於秦主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
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
秦復攻主主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
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
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
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
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
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
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
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
來割王將與之乎不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

即無地而給之語曰疆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疆秦而弱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地與無與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必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與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奴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

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
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
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
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
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
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讎可以報矣。而示
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
之重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
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
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王，
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
之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
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
趙以亡矣。」

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耶？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使虞卿久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弃捐相印。」

而歸不用趙旋亡

序九

五

新序卷第九

新序卷第十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善謀

用陳恢謀得先入關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

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齕保宛城史作

陽守齕戰雙東破之南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

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

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

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

積多其吏民自以為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

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

留引兵而去宛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

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竊為足下危

之為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

甲兵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風爭開門而待足下

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

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

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為上將軍引信

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

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

大王自斷史作勇史有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

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

南韓信定秦秦成帝



嘗事楚請言項王為人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响响人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刑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及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為趙王張耳為相陳餘為將軍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

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爾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為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爾今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賢王在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賁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至以為然乃遣趙王養卒為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為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繁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令譎過

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

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未下今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與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為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

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
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刻而不能
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
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
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上黨之兵下井陘
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
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
行之阪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
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
也田橫以為然即聽酈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
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
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
可因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為田橫所害後信
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
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
後於宋今秦無德弃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
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已授印此君
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
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
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

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間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

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

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桃林史作放牛桃林之陰

示天下不復輸糧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

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

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

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

可八也且夫楚雖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

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

用張良計破項王軍

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

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楚雖無疆漢史作楚唯無疆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

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

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

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

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

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

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

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

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

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

之功子房之謀也一作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鬪之功高皇

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

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

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

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

心於是高皇帝在南陽南宮上臺見群臣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

以諫高祖定封留侯

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得封即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信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敬說高祖都關中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戎隴西過雒陽脫輅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為天

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其羨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肴澠倍河海響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縮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反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

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為建信侯封之二千戶

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侯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甫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議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即必異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為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爾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蜚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抱居上前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嗣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

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為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爾上雖疾卧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彊為妻子計載輜車卧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爾於是上自將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起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傳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兄也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燕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行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耶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

宋用韓安國謀伐
匈奴而下輪臺之詔

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群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比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慢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家天下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怒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臣以為兩主之迹足以為効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

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
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
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
於兵。夫以天下末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逸其勢
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黜
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
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
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
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_時
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
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
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
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彊
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所
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
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
追。來若焱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
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大行曰不
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
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辟
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
胡以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塞。匈奴不敢飲馬北

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
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
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疽必不留行矣史有則

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

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

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眾深入伐國墮城漢史作以飽待飢正治以

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按兵覆眾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

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

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

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後

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飢勞以遇敵正實

獲也漢史不作至了里人馬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

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天

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

形邈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

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

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成或當其

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

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

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

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

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櫓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

聖帝用主父偃謀弱
侯

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
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苛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
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
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為策曰古諸侯不過百
里疆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謀以逆京師
今以法割之即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
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一
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佐
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消自
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
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註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
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偃之謀也

新序卷第十



余於乾隆乙卯閏月借顧澗賞傳錄何校宋本
新序臨寫一過知宋本實有佳處義門所校得
其真矣繼於四月十四日書船友鄭輔義攜一宋
本來留閱信宿校首冊三卷開卷第二行有曾
鞏地與姓名一行何校未及增入未知何所校之宋
本云何也何校原本在澗賞堂兄抱冲處係陽山
顧大有所藏顧之前藏於憇橋巷李氏余所見
宋本第一卷末有東澗跋何校未之及知非一本
每葉幾行每行幾字彼此相類而所校又與刻本
間有殊異未知何故余愛之甚惜需直八十金故以
樣本還之不及窺厥全豹大為恨事自後書友來
必曰此書為物主攜往他處將不久留於江南境矣
盍如其直得之乎余遂究其所從來云是太倉王氏物渠
與畢秋颺制府相友善宋刻善本亦嘗歸之故本地不
售將往楚中求售如售去家中宋本皆盡往矣余艷
其宋本之多屬書友更攜他書借閱書友允吾請
至冬季果以北宋小字本列子來需直六十金余喜
異書之沓至後更勝於前不復計錢物之多寡以白鏹
八十餘金并得之是時余方承被火災後為治家計最
急省他費購書室人交徧謫我亦置若罔聞而已今屆
移家月餘諸事稍定倩工裝池分為五冊書中有板刻
硃印溫公訓子語一紙為信陽王氏四部堂識足見藏
書家珍重之意因裱托置諸卷端俾垂永久裝畢追
述得書顛末并著宋本或有異同校者不無訛誤是在

目見而又心細方盡讀書之能事爾時嘉慶元年六月
望日書於王洗馬巷新居之小千頃堂棘人黃丕烈識

嘉慶辛酉秋九月望後一日觀書於東城蔣
氏見有宋刻本新序為陽山顧大有所
藏方悟何校所据即本矣初見時覺
板刻字形與余所收似不甚異及借歸
參閱乃知前所云所校又與刻本間有
殊異者皆顧本有以亂之也即如卷九
中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衍一德字殷夏
之滅也訛湯為夏字張子房之謀也句

下脫楚雖無彊漢史作楚唯無彊小

注十一字

此在卷
十中

其錯誤迭出他遇宋諱

如殷如竟如完如構皆未缺筆每葉

上填大小字數下注刻工姓名皆與余本

異雖行款悉同而字形活變又不能斬

方彼以相較真如優孟衣冠矣始知

宋刻本一翻雕而神氣已失不必在異

代也則以此本之可貴逾勝於初得時

書友之索重直君有先知者耶

袁圖氏又識



嘉慶庚子十一月信居陶之室 芟圃先生去脈宗
新諸書皆見此見而此亦為不與之也 他日予得
蔣氏宗本 新序急之 假以校讀之 知芟圃已
先于辛酉季據校矣 以庚子為初刻 蔣本為
舊刻 審定之 確是是過其記異自曰衍曰脫
亦道其實曰誤予以為正不誤也 唯湯易友亦謂別
記不取改亦中之而 芟圃是守而刻 必以
不曰初刻者即為誤予未敢信 蹈而還之 陶之室
先後曰 宗本 陶集 故各其之 必并及

嘉興金福齋記



蔣本新序余嘗為漫刻者前跋已詳之 以樂庭
聖君注蔣氏購歸與余攤書對讀 知兩書實
出內利如信壞德哀蔣本擠 德字文雅為順
於原本則衍矣 茲又隨手勘及 知西夏海者矣 蔣
本者作內此原本作者朱筆校改內字是之 又據心
出之 本政之也 以余所見 兩同如高注戰國策歐
陽志輿地廣記劉向古方如傳同一宗本而皆各



有異世此一利印文此一例在各藝其真可耳國
策輿地廣記外傳余實其一向此外藏于他水
者或得詣問或得詣見不能為兩美之合二生也物
有以使之然也鑿虛名之流未吳中而皆獲至精
之存以之謂識字者而以其新交如鑿之危謨
書又得一良友寒齋數日之叙百宋一屋中添段
自詠他日攤書對讀各生之豈非長世相忘冊
印此之視并誌于此以告後之讀日之者
博事

庚子年冬之五日宿雨初霽不無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序/[漢]劉向撰;[宋]曾鞏校訂.—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6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60-8

I.新… II.①劉…②曾… III.①筆記—中國—兩漢時代—選集②中國—古代史—史料 IV.①I242.1②K22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30029號

ISBN 7-5013-2060-8



9 787501 320608 >

書名 新序(全五冊)
著者 [漢]劉向撰 [宋]曾鞏校訂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四·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060-8 / K·521
定價 八三〇圓

